

通鑑

宋

紀

本

中

東人詩話



卷八

國朝中民家子弟

天中萬國

漢魏新

未離海底千山暗鏡

天中萬國明

畫閣聲中角暮浪青山

新古今人

東人詩話序

詩有六義苟能綴文實集唐什作才之志青奚矣今
評而評之不已何歟蓋詩不可捨評而祛疵醫不可
棄方而療疾自雅亡而騷騷而古風古風而律衆體
繁興而評者亦多如總龜集茗溪叢話菊莊玉屑等
編議論精嚴律格備具實詩家之良方也吾東方詩
學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備全衆體而評者絕無
聞焉及益齋先生櫟翁裨說李大諫破閑等編作而
東方詩學精粹得有所考厥後百餘年間莫有繼者
豈非詩學之一大慨也成化甲午秋吾同年達城徐
侯剛中袖所著東人詩話兩卷來示徵余言為序且
請增評話景醇於詩學杜撰也野狐也安敢有所論

說今觀是編上自新羅文昌下逮

本朝諸儒俯仰

數百載搜剔靡遺摘精會粹參以論議敷闡幽蹟如
淬古劍光彩益增不徒取其文詞之義隱然以維持
世教為本吁盛矣用心之勤也竊論之大雅蒸民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魯頌駉篇之辭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孔
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兩詩之旨各有
所在而微吾夫子發揮之如此則後世安知民彝物
則之固有而其秉執之常性是以好此懿德也哉又
安知懲創感發同歸無邪而唯此一言足以盡三百
篇之意歟詩人所未能暢達而夫子發之此詩語之

所以權輿也剛中氏是編之作上不乖夫子之意下
以倣諸家之範能以己志迎取作者之意有所發明
而不拂乎義理之源精微之奧然則其有補於詞學
豈淺淺哉若夫評話則今適南歸故鄉幸而有得於
鄉大夫文獻之間當折簡飛報鍼砭而增續之可也
是歲秋八月上泮晉山姜希孟景醇序

書東人詩話後

吾東方自殷太師詩夢秀以來歷三國高麗氏至于
今作者不啻數百家其評品觀破閑裨談計言可知
也今達城徐先生生於東國大平之年家傳陽村詩
禮之訓獨步詩壇名動中原廼於弘化之餘手撰東
人詩話二篇其記聞之博識見之高真所謂在堂上
而辨曲直詩道之集大成者也僕一日與姜晉山會
先生于承文院見所謂詩話吾二人圭復不已相謂
曰斯文之寶當與萬世共之不可以秘藏於文房而
已也予嘗謂知詩之惡然後可以得詩之正得詩之
正然後可與言詩之道是故博雅君子不能無評品
之權衡雌黃之點化四佳相公以詩學登壇為一代

之所宗間取古今詞人墨客之所述有全篇之粹然
者有一字一句而警策者與夫意雖正而辭或踳駁
言雖切而旨或賤俚其間相去不能以寸而公則議
論之精細於毫釐陞黜之威嚴於衮鉞且公之博聞
強記過人遠甚不唯先賢本集與夫傳記所載而見
聞可及無問俚雅隨即舉筆雜以閑言調笑之說讀
之愈多愈覺其新而不知倦此之於規規掇拾腐絀
唇吻於糟粕而無所發明者為有間矣於是觀公之
所貶駁則必有以知詩道之不可如是見公之所褒
美者則必有以知詩道之決不可不如是即所謂不
加繩墨而方圓自正者也一日造公門公不之靳出
示予予甚琛之以謂雖古之詩林玉屑亦無過之而益

知公文章之美予於是戲之曰予有一語公能駁之
如古亭乎公曰可謂也曰公鑿池種蓮作堂其上而
名曰古亭乎公曰能對亭亭則已矣不能對如遠文
公曰亭名何與於詩三百篇中無三字詩其可詩而
又及亭名乎予亦不能強公也成化紀元之十一年
蒼龍乙未暮春下浣年崖老人金守溫文良序

東山詩話
卷八

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

東人詩話卷上

凡帝王文章氣象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微時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我太祖潛邸詩引手攀蘿上碧峯一崦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

崔文昌侯致遠八唐登第以文章著名題潤州慈和寺詩有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古今人之句後鷄林賈客入唐購詩有以此句書示者朴學士仁範題涇州龍朔寺詩燈撼螢光明鳥道梯回虹影落岩角引叅政寅亮題泗州龜山寺詩有塔影倒江翻浪底磬聲搖月落雲間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

日閑之句方輿勝覽皆載之吾東人之以詩鳴於中國自三君子始文章之足以華國如此

唐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浪仙詐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佳嘆世傳麗使為崔文昌余考文昌八唐為高駢書記不與浪仙同時或者以顧學士送文昌詩有乘舩渡海之語有此誤耳洪武年間李陶隱崇仁奉使金陵揚州舟中一聯云落照浮雲外殘山大野頭高工撫背嘆曰此措大可與言詩即援筆足之如高工者又焉知非浪仙輩耶恨不得傳其詩耳

金文烈富軾鄭諫議知常以詩齊名一時文烈結綺宮詩堯階三尺卑千載稱其德秦城萬里長二世失

其國隋皇何不鑒土木竭人力燈夕詩華蓋正高天
址極玉爐相對殿中央君王恭默踈聲色弟子休誇
百寶粧詞意嚴正典實真有德者之言也鄭詩語韵
清華句格豪逸深得晚唐法尤長於拗體如石頭松
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地應碧落不多遠僧與
白雲相對閑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捲簾三兩人等
句出口驚人膾炙當世可以一洗空羣矣二家氣象
不侔

拗體者唐律之再變古今作者不多其法遇律之變
處當下平字換用仄字欲使語氣奇健不羣晚唐人
喜用此體鄭詩深得其妙後無人能繼者惟金英憲
之岱得其法如雲間絕磴七八里天末送客千萬重

茶罷松窓掛微月講闌風榻搖殘鍾白鳥盡暮天
碧青山猶含殘照紅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飛
玉笛等句多有所露巧云

金學士黃元登浮碧樓見古今題詠不滿其意旋焚
其版終日憑闌苦吟只得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
頭點點山之句意涸痛哭而去昔賈浪仙三年吟得
一句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不覺垂淚予觀浪
仙之詩寒瘦澁癖何至垂淚黃元之句老儒常談何
痛哭自苦如是

陳司諫萍雨餘庭院簇舞苔人靜紫扉晝不開碧砌
落花深一寸東風吹去又吹來砭者曰落花稱深一
寸似畔於理予曰趙退菴詩曰蒲色青青柳色陰今

年寒食去年心醉來不記關河夢路上飛花一膝深
其曰一膝則又深於一尺矣况太白詩燕山雪花大
如席又曰白髮三千丈蘇子瞻詩大繭如甕盎是不
可以辭害意但當意會甫近得甘露集乃宋僧詩也
其詩云綠楊深院春晝永碧砌落花深一寸與陳句
無一字異古之人亦有是語矣

金真必克已醉時詩釣必連海上之六鰲射必落日
中之九鳥六鰲動兮魚龍震盪九鳥出兮草木焦枯
男兒要自立奇節弱羽纖鱗安足誅語甚豪壯挺傑
其意本少陵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其詞本涪翁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酒洗
甯中之磊塊菊制短世之頽齡雖用二家詞意渾然

無斧鑿痕真竊狐白裘手

詩當先氣節而後文藻夏文莊公竦試垣詩殿上衮
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个字獨對
丹墀日未斜果魁天下評者譏其自負鄭狀元知常
詩三丁燭盡天將曉八角章成挂已香落月半庭人
擾擾不知誰是狀元郎大有文莊自負氣象文莊功
名富貴雖卓然一時而立朝大節多有可議者如鄭
者又何足論哉嘗見韋永貽試罷詩三條燭盡鍾初
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
仙才鄭詩亦大蹈龍象

康先生日用欲賦鷗鷺詩每冒雨至天水寺南溪上
觀之忽得一句云飛割碧山腰語人曰今得到古人

不到處子以謂欲賦驚鷺冒雨溪行不已勞矣乎哉
後得宋詩人蕭索夫詩曰得句驚飛處看山天盡頭
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予憮然嘆曰使康先生得
見此詩必以謂得神交於九州之內者矣
李太諫仁老瀟湘八景詩雲間灩灩黃金餅霜後溶
溶碧玉濤欲識夜深風雲上倚船漁父一肩高語本
蘇舜欽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之句點
化自佳元學士趙孟頫愛此詩改後句曰記得大湖
楓葉晚垂虹亭下訪三高其必有取舍者存焉
浮碧樓後有峯曰牧丹高麗時王幸此峯御製云址
斗七星三四點有一生進對曰南山萬壽十千秋王
深異之擢為狀元三四為七而十千為萬的對

李文順奎報少以文章自負時李仁老吳世材林椿
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稱為七賢飲酒賦詩傍
若無人世材死湛之謂奎報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
豈朝廷官爵補其闕耶未聞嵇阮之後有承乏者又
令口號云不知七賢內誰為鎖核人一坐有愠色一
曰濮陽吳君世文與金東閣瑞廷鄭負外文甲置酒
林亭文順亦與會吳以所著三百二韻詩索和文順
援筆步韻韻愈強而思愈健浩汗奔放雖風播陣馬
未易擬其速東方詩豪一人而已古人詩集中無律
詩三百韻者雖歲鍛月鍊尚不得成况一瞥之間操
紙立成乎

或問李文順三百韻詩重押二施字二祇字有何所

祖乎子曰杜南八仙謠知童騎馬似乘舩天子呼來
不上舩重押二舩字眼花落井水底眠長安市上酒
家眠重押二眠字汝陽三斗始朝天舉觴白眼望青
天重押二天字皎如玉樹臨風前脫帽露頂王公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三押前字又蘇子瞻送王公著詩
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註曰二
耳字義不同故得重押予謂一韵重押蘇杜尚然非
但蘇杜魏晉諸集中多有之獨何怪於李乎按蔡
詩話八山歌重疊用韵古無其體音質之叔父元度
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韵無害亦三百篇
分章之義也云今按杜集中狂歌行曰賢者是兄愚
者弟女拜弟妻男拜弟園人送瓜詩曰愛惜如芝草
種此何草草壯遊詩曰撫事濟瀾浪漁父濯滄浪寄
秋明府詩曰不見十年官濟瀾蜀河中不汚清濟贈
李八秘書詩曰喜異賞朱盈臺謝楚宮虛凡此
五詩皆不論於詩話中故并取之以俟知者云

崔舍人斯立天壽寺詩天壽門前柳絮飛一壺來待
故人歸眼穿落日長亭晚多少行人近却非能道人
欲導不導處萬口傳誦白贊成元恒祖江詩小船當
發晚潮催駐馬臨江獨冷吟岸上行人何日了前人
未渡後人來白詩意好然造次立語曲盡情狀渾然
無迹非崔之比

古人作詩無一句無來處李政丞混浮碧樓詩永明
寺中僧不見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際人
斷小舟橫渡頭長天去鳥欲何向大野東風吹不休
往事微茫問無處淡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
白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四句本韋蘇
州野渡無人舟自橫五六句本陳后山度鳥欲何向

奔雲亦自閑七八句又本李白揔為浮雲蔽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之句句句句皆有來處點自妙格律
自然森嚴

古人詠明皇貴妃事者多嘗愛韓子蒼詩尚覓君王
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張祐詩桃花院靜無人見
閑把寧王玉笛吹今觀李文順開元天寶四十二詠
隨事諷詠抑揚頓挫沉深痛快雖置之唐宋作者亦
無愧焉其賦剪髮云勅還外第妃何恨一朵烏雲足
市懽其賦玉笛云竊向寧王非細事可憐君意未終
移雖韓張老滕不得不屈予嘗讀羅隱詩佛屋山頭
野草春貴妃輕骨此為塵從來絕色終難得不破中
原不是人語雖工非仁人君子之言文順賦辟寒犀

云羅綺香薰暖似春君王猶愛辟寒珎人間臘雪盈
三尺白屋那無凍死民豈不有關於治教乎

崔文昌詩含情朝雨細復細矣艷閑花開未開高麗
人好用是語如吳學士學麟詩院院古非古僧僧知
不知朱文節寒碧樓詩水光澄澄鏡非鏡山氣靄靄
烟非烟李文順春日詩幽花浥露落未落輕燕受風
斜復斜僧益莊洛山寺詩大聖住無住晉門封不封
畢竟定非佳語

崔猗山濯才奇志高放蕩不羣嘗登海雲臺見萬戶
張瑄題詩松樹曰此樹何厄遭此惡詩遂刮去塗以
糞土瑄怒命將追獲僂從械立門外猗山遁還其情
才傲物如此然坐此蹭蹬嘗貶長沙監務有詩云高

名千古長沙上却愧才非賈少年又云三年竄逐病
相仍一室生涯轉似僧雪滿四山人不到海濤聲裏
坐挑燈又嘗有詩云我衣緼袍人輕裘人居華屋我
圭竇天工賦與本不齊我不嫌人人我詬讀其詩可
見困頓氣象

詩不蹈襲古人所難李文順平生自謂擺落陳腐自
出機杼如犯古語死且避之然有句云黃稻日肥鷄
驚喜碧梧秋老鳳凰愁用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凰枝之句又云洞府徵譌調玉案教坊選
妓醉仙桃用太白選妓隨雕輦徵譌出洞房之句又
云春暖鳥聲碎日斜人影長用唐人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之句以空高才尚如是況不及李者乎

詩貴含蓄不露然微詞隱語不明白痛快亦詩之大
病宋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五月一日蘇軾題揚州
竹西寺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
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元祐間趙君錫等構
軾曰軾不得志於神朝今喜上賓有是句哲宗疑之
恭讓朝太祖輔政牧隱貶長端有松軒當國我流
離夢裏何曾有此思之句朝議以語涉不遜請論如
法事叵測嗚呼以蘇李之大才亦生是病詩可易言
哉

李文順送春詩曰春向晚送將歸杳杳悠悠遠何處
不唯收拾花紅歸無取人間渥丹去好去青春莫回
首與人薄情誰似汝趙石礪云仇送春詩謫宦傷心

涕淚揮送春燕復送人歸春風好去無留意久在人
間學是非李則惜春歸趙則勸春歸各有意態老健
奇絕

予嘗愛拙翁四皓詩漢用奇謀立帝切指揮豪傑似
兒童可憐皓首商山老亦隨留侯計術中趙學士子
昂四皓詩白髮商君四老翁紫芝謫罷聽松風半生
不與人間事亦隨留侯計術中雖詞意不同而末句
如出一手拙老入元朝中制科與趙同時其或有所
摸擬但以拙老之崛強豈效顰一時儕輩之所作乎
張祐金山寺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古今以謂絕
唱後有孫魴者繼之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誰
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自以謂盛岡張處士矣然後

人譏其不及金狀元黃元浮碧樓詩長城一面溶溶
水大野東頭點點山後有權一齋漢功繼之曰白鷗
波上踈踈雨黃嶺坡南點點山自以為詩後有人然
亦未知可以歷何金狀元乎

東坡平生功名出處自北白香山牧隱亦嘗以東坡
自比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誤天下東坡有山村五
絕有邇來三月食無鹽過眼青錢轉手空等句坐譏
時事謫南荒謂其詩曰烏臺詩案牧隱謫長端寄省
郎十首有黜僧還恐似下輪滿庭青紫絕無人等句
為臺官所彈禍且不測其視烏臺詩案亦無幾矣
古人稱杜甫非特聖於詩詩皆出於憂國憂民一飯
不忘君之心如避地鄜州達行在間關嶠嶇其哀王

孫悲陳陶等篇可見其志之所存大元至治中高麗
忠宣王被讒竄西蕃益齋李文忠公萬里奔問忠憤
藹然如寸腸冰雪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
鯨困螻蟻可憐蟻虱訴蝦蟆才微杜漸顏宜赭義重
扶顛鬢已華萬古金縢遺策在未容羣叔誤周家又
咄咄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賦免裘十年艱險魚千
里萬古升沉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泣淚
先流滿門珠履無鷄狗飽德如吾死合羞等篇其忠
誠憤激杜少陵不得專美於前矣

古之評詩者曰武侯廟柏纔十丈杜云二十尺過於
太高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尺是則
高二千尺而徑七尺過於太細老杜詩聖也後之評

者尚有之金英憲之岱洛山寺雲間絕磴七八里天
未遙岑千萬重其曰千萬重則然矣絕磴指稱曰七
八里何耶是殆失之於詞爾

宋真宗賦御溝柳詩示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獻詩
曰一度春來一度新春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
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高麗毅宗遊上林賦芍藥詩
賢良皇甫倬和進云誰道花無主龍顏日賜親宮娥
莫相妬雖似竟非真上嘉嘆遂補館職倬以是知名
於世予觀倬之詞語實襲陳詩而陳則隱然有艷色
之戒倬則自啓宮娥妬寵之端其得失迥然不侔矣
余嘗問鑾坡先生曰人豈不自知乎古人自愛文章
者多如蔡蒙齋聯珠詩格李大諫破閑集皆自詫其

詩可見古人真淳處諸先生曰孔子之詩不列於國風昭明之作不編於文選其是非未可知也

凡詩妙在一字古人以一字為師張乖崖在江南題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材改恨作幸曰今天下一統公功高位重獨恨太平何耶張謝曰蕭君一字之師也金直駿久問嘗有聯云驛樓舉酒山當席官渡哦詩雨滿船卞文甫公李良曰當字未穩宜改臨金曰南山當戶轉分明當字有來處卞曰古詩有青山臨黃河如金者豈知臨字之妙乎金竟不屈終不相能一字相師義安在乎然今之評者曰臨字不如當字之穩

宋真宗賞花釣魚詩丁晉公謂應制云鶯鶯鳳輦穿

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忠宣王燕禁池白賛成元恒
詩琉璃晴色漱方池魚樂無心上釣絲柳外曲闌簾
半捲燕輕微雨小晴時詞語玲瓏圓轉可愛

梅聖俞蘇子美齊名一時二家詩格不同蘇之筆力
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梅則研精覃思以深遠閑淡
為高致各臻所長雖善論者未易甲乙然歐陽子隱
然以梅為勝李陶隱鄭三峯齊名一時李清新高古
而乏雄渾鄭豪逸奔放而少鍛鍊互有上下然牧老
每當題評先李而後鄭一日牧隱見陶隱嗚呼鳥詩
極口稱譽間數日三峯亦作嗚呼鳥詩謁牧老曰偶
得此詩於古人詩藁中牧隱曰此真佳作然君輩亦
裕為之至如陶隱詩不多得也後三峯當國牧隱屢

遭顛躓僅免其死陶隱終蹈其禍論者以謂未必非
嗚呼島詩為之祟也

李大諫八景詩林間出沒幾多屋天末有無何處山
李政丞混水明寺詩長天去鳥欲何向大野東風吹
不休李相國沙平院詩郵吏送迎何日了使華來往
幾時休三李句法相似然相國詞語重複未圓當豎
降幡

柳思菴淑乞骸歸老瑞城樵隱李侍中仁復送詩云
人間膏火日相煎明哲如公史可傳已向危時安社
稷更從平地作神仙五湖夢斷烟波綠三徑秋深野
菊鮮愧我未能長綬去邇來雙鬢雪飄然時推為傑
作然未幾思菴死於逆眈之手論者以謂未必非樵

隱之詩為崇蓋明哲之語非時君所樂聞五湖二字適犯其怒嗚呼先生之詩實思菴實錄而反為讒賊所搆詩可易言哉

思菴忤逆眈乞退有句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讒者伺眈意搆曰盛名久居本范蠡辭越王語也淑以范自比勾踐比王且瑞州近海必效范蠡所為不如早除翹于眈眈白玉害之本朝孟文貞公思誠朴貞肅公安信同為臺官坐言事當誅文貞面有墨色蒼黃罔措貞肅顏色自若口吟一絕云數當千載應河清自謂君王至聖明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得殺諫臣名以磁尖畫地成字瞋目語獄吏曰當以詩上聞不則我為厲鬼爾屬無噍類矣 太宗

聞而霽威赦之古人云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予則曰詩能殺人亦能活人也

金奉使若水題任實公館詩曰老木荒榛夾古蹊家猶未飽蔬藜山禽不識憂民意唯向林間自在啼鄭密直允宜題江城縣舍詩曰凌晨走馬入孤城籬落無人杏子成布穀不知王事惡隔林終日勸春耕鄭詩雖源於金煖鍊尤妙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杜工部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舍人從易與數人各占一字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本乃過字也東坡嘗作病鶴詩有三尺長脰閣瘦軀之句一日瘦上闕一字令任德章輩下字終不得穩字徐出其高乃闕字也詩中一字豈不難乎鄭

司諫大同江詩兩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
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燕南洪載嘗寫
此詩曰漲綠波益齋先生曰作漲二字皆未圓當是
添綠波耳以予謏見此老好用拗體又少陵奉寄高
常侍詩有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添作
波之語大有本家風韻又有來處恨不得見本篙耳
半山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前輩以
謂護田排闥出漢書用事精切牧隱詩田園未得悠
然逝門巷何曾顯者來陽村權先生曰悠然逝顯者
來皆出鄒書用事不減半山予嘗愛朱新仲詩何以
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李師中詩詩成白也
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屬對妙絕鄭雪谷誦詩平

生耻與噲等伍後世必有揚雄知屬對亦妙不諫二老

宋公落花落詩漢臯佩冷臨江尖金谷樓危到地香
子京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襄公
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其用事精切
金文貞坵詩飛舞翩翩去却回倒吹還欲上枝開無
端一片粘絲網時見蜘蛛捕蝶果松都天水寺壁亦
詠落花云帶雨無情墮乘風作意回映溪千萬朵却
恨十分開兩詩方公諸作邈乎不可及已然金詩
語工而意淺天水詩意深而語滯好詩者當辨之
高麗睿王朝御樓前木芍藥盛開命禁署諸儒賦詩
康先生日用只得頭白醉翁看殿後眼明儒老倚闌

邊一句先輩以謂用事精切予初咀嚼不識其味後
閱昌黎詠木芍藥有今日攔邊覺眼明歐陽公詠牧
丹有自笑今為白髮翁之句然後始知出處用事精
切但恨詞語深僻韵高才短如先生者豈非古人所
謂有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者乎

李平章奎報詩碧水接天天接水薄雲如霧霧如雲
邢典書君紹詩遠畝似雲雲似畝碧天如水水如天
僧達全詩野抱山還山抱野天吞水亦水吞天前輩
好用是語全詩并用回文體詒少率強

吳僧道潛詩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語
頗清絕高麗章命諸王皆屏海島有僧與一王氏相
善者欲相別追至海岸已解纜矣僧揮笠示之王氏

斷衫袖血書云一聲柔櫓滄溟遠且問山僧柰爾何
最末頭向岸擲之不及僧泅得之遙望烟波已失舫
帆所在矣僧痛哭而返嗚呼王氏平生才藻豈與潛
相埒者歟亦安可必信其嘗知潛詩者然臨危竭情
自與古人詩語相合其哀怨之詞至今使人不能無
動詩之感人深矣

元學士虞公集范公德機揚公仲弘揭公夢碩齊名
一時稱為四家評者以洪庭老吏喻虞唐臨晉帖喻
范百戰健兒喻揚三日新婦喻揭虞文靖公嘗作范
學士詩序用此語揭文安公不悅以文安之功名事
業尚不遺詩名如此李陶隱重九感懷詩去年重九
龍山巔坐客望客登神仙達可放謔徹寥廓敬之下

東人言一
筆橫雲烟達可則圃隱敬之則惕若齋也陶隱於圃
隱獨讀其詩而不及詩雖以圃隱之大度頗有不悅
處古之大人君子以詩自重如此

樂府句句字字皆協音律古之能詩者尚難之陳后
山揚誠齋皆以謂蘇子瞻樂詞雖工要非本色語況
不及東坡者乎吾東方語音與中國不同李相國李
大諫猗山牧隱皆以雄文大手未嘗措手唯益齋備
述衆體法度森嚴先生壯學中原師友淵源必有所
得者近世學者不學音律先作樂府欲為東坡所不
能其為誠齋后山之罪人明矣

詩忌蹈襲古人曰文章當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
共人生活耶唐宋人多有此病近代洪中令子藩詩

愧下轉經手遮却斜陽向帝京韓復齋宗愈詩
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陽村權文忠公
詩却將潤色絲綸手能倒山村麥酒盃李陶隱詩如
何釣竿手策馬向京都皆不免相襲之病杜牧詩曰
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後人祖其語致
此屋下架屋也

宮殿朝謁之類詩家多用富貴綺麗之語如老杜早
朝大明宮岑參賈至之徒和者非一皆極艷麗無爐
頭寒乞之聲牧隱天壽節入朝大明殿詩大開明堂
曉色寒旌旗高拂玉闌干雲開寶座聞天語春滿金
庖奉聖懽六合一家堯日月三呼萬歲漢衣冠不知
身世今安在疑是青真控紫鸞通亭姜淮伯亦赴南

京賦早朝奉天殿詩御溝楊柳正依依月上觚稜玉
漏遲環佩丁當鸛鷺集羽林磨憂虎賁馳螭頭忽暗
香烟動鳳尾徐開彩仗移稽首紅雲瞻帝穆日光先
照萬年枝蓋有得於賈杜諸公餘賸矣宣德年間牧
隱之孫李文烈公季甸赴燕京朝罷出掖主客郎中
請賦早朝詩文烈窘書牧隱詩示之主客大加稱賞
後通亭之孫姜文景公孟卿將赴燕京文烈戲曰柰
如華士試文何文景應聲曰吾家亦有通亭集滿座
絕倒

文章所尚隨時不同古今詩人推李杜為首然宋初
楊大年以杜為村夫子酷愛李長吉詩時人效之自
歐蘇梅黃一出盡變其體然學黃者尤多西江宗派

是已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
三東坡出矣高元間宋使求詩學士權適贈詩曰蘇
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為灰燼
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嘆服其尚東坡可知也已前
輩以俞參政亢口寺詩晦朔潮為曆寒暄草記辰為
工予嘗讀陶元亮詩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唐人
詩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地秋古人有此等
意思但俞之粧點自妙

古人詩不厭改少陵詩聖也其曰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屢經刪改牧隱嘗與子麟齋種學
登西州樓有題云西林石堡入雲端亭樹含風夏尚
寒行至半途種學曰大人詩中尚字不如亦字之穩

牧隱曰果是也促令返改之尚亦雖一意殊不如亦字尤穩

歲丁丑高太常閨奉使來題大平館樓古風一篇自批曰精深雅健極盡豪華之態又賦却鞍馬詩曰漢文既是輕千里祖述無心著一鞭自批曰老健予觀大平樓詩浮靡輕纖漢文却馬非人臣所當用是何等語而高之自批若是乎予薄其為人也且劉賓客禹錫平淮詩城中啞啞晨鷄鳴城中鼓角聲和平自批曰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升平年自批云為盡憲宗之美劉詩固好至於自批亦未免詩人輕率之病況不及劉而自批乎

古人詩鍊格鍊句鍊字又就師友求其疵而去之曾

吉甫贈汪彥章詩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
詩先示韓子蒼子蒼改兩字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
晶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句不侔雙梅李狀元詹與
郊隱鄭文定公以吾論詩自詫嘗得句云烟橫杜子
秦淮夜月白坡仙赤壁秋郊隱吟玩再三但曰龍小
李初不認鄭徐吟曰烟籠杜子秦淮夜月小坡仙赤
壁秋籠小二字比前精彩百倍

古人詩多用經書語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
云暮矣天無晴牧隱云月獨有情從我蔡山多不俗
起予商木鐸二三何患子舞雩六七詠歸童王風幸
矣興於魯女樂胡然至自齊用辭不窘工綴可尚
古人云天下無無對之句東坡詩公獨未知其趣耳

臣今時復一中之今古以為奇對近有薛司藝緯忤
執政褫職有句云怒於甲者移於乙用則行之捨則
藏頃在春坊聯句有占治字者曰治國其猶指諸掌
崔文靖公恒對曰存人者莫良於眸信乎天下無無
對之句

洞庭已陵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詠者多如水涵天
影濶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
畏墮帆過却如閑俱見稱於世然不若孟襄陽氣蒸
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又不若少陵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未知此老曾中藏幾箇雲夢牧隱吳中八
景一絕云一點君山夕照紅濶吞吳楚勢無窮長風
吹上黃昏月銀燭紗籠暗淡中其曠漠冲融之氣雖

不及老杜徑庭豈足多讓於前數聯哉

半山與東坡不相能然讀東坡雪後又韻詩追次至六七篇終曰不可及時人服其自知甚明一日三峯假寐族姪黃鉉從傍誦陶隱扈從詩鼓角滄江動旌旗白日陰詞臣多侍從會見獻虞箴三峯忽開眼令鉉再誦曰語韻清圓似唐詩鉉曰李簽書崇仁所著也三峯曰兒子輩何從得惡詩來乎嗚呼以半山之執拗自是尚不廢公論鄭之不及半山亦遠矣

李大諫仁老瀟湘八景絕句清新富麗工於模寫陳右諫澤七言長句豪健峭壯得之說奇皆古今絕唱後之作者未易伯仲惟益齋李文忠公絕句樂府等篇精深典雅舒閑容與得與二老韻頑上下於數百

載之間矣

僧幻庵書法妙絕得晉體一時求書者至集然所書
必觀詩文心肯然後始下筆廣平李侍中仁任得尹
評畫十二幅屏風令茂松尹會宗作詩倩幻庵筆之
庵曰詩欲傳後非牧老不可世有牧老而敢題屏障
者僭也即折簡邀牧老于方丈牧老曰若邀老物當
用安和寺泉煎茶牧老既至即席口號賦十二絕筆
勢生風隨賦輒令庵書之至滕王閣末句曰當日江
神知我否何時更借半帆風庵投筆大叫曰政用王
勃本色事此最警絕如牧老真詩聖也書訖遂成三
絕廣平珍藏之後雲菴澄公清叟重修長城縣白菴
寺樓請名於三峯鄭先生三峯名以克復而記之使

其徒絕澗倫師受措於幻菴菴曰此非吾所書也牧
老在世而敢為長文大作歟即令沙彌偕絕澗往牧
老請名若記牧老訊絕澗澗曰寺在二水間而水合
于寺之源東西分流又合于樓前為淵然後出山牧
老曰然則可名雙溪樓操筆記之文無加點其末有
云予老矣明月滿樓無由宿其中恨不少年為客耳
幻菴受而書之嘆曰唐人詩有明月雙溪水春風八
詠樓少年為客處今日送君遊之句此老政用此語
而無斧鑿痕真妙手也牧老竟坐詩案事叵測亦未
必非幻菴輩為祟也

勤安居士李承休詠雲詩一片纔從泥上生東西南
北便縱橫謂為霖雨蘇羣搞空掩中天日月明頗含

譏諷承休仕忠烈朝為御史言事落職卜居頭陀山
終身不仕蓋以雲之掩日月以此羣小壅蔽之狀予
嘗見僧奉忠贈章惇夏雲詩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
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李
詩實祖於忠而詞意俱圓古人以謂述者未必不賢
於作者信哉

作詩非難而知詩為尤難李文順嘗評古人詩以梅
聖俞為不佳池塘生春草為非警語而徐凝瀑布詩
為妙然東坡稱徐為惡歐陽子以梅為工春草之句
古今絕唱而李之評品如是知詩豈不為難乎文順
沙平院詩朝日初昇宿霧收促鞭行到漢江頭天玉
不返憑誰問沙鳥閑飛水自流趙石澗選入三韓龜

鑑批曰天王不返未知指言何事然尚取之何耶以
今考之漢江無天王不復等事雖用左傳語亦不好
予嘗與春坊諸學士論入聲通押是非或曰少陵詩
聖也平生未嘗通押如早發射洪縣詩終篇用諱韻
予曰子於杜詩未熟如戲呈元十二詩末字韻傍用
五韻南池谷字韻旁用四韻客堂蜀字韻旁用三韻
老杜何嘗不通押乎至如昌黎則傍出六七韻乍解
乍合縱橫泛溢如此日足可惜一篇是已東坡贈陳
季常詩韻旁用六韻子何恠於通押乎或者乃屈然
歷觀古人入聲通押者百中之一二祇足見其才窘
耳夫已多乎哉

古人未有以人姓押韻作詩者唯唐升平公主壻郭

賸盛會文士賦詩有正端者為一時巨擘郭起請端以姓錢為題端有銅埒金山之句衆稱妙絕高麗崔忠獻集門客四十餘人賞冬日牧丹以諸姓押韻賦詩李文順亦賦一篇有皇后趙張京尹紫大宋迷下蔡照夜車森湛盧李評韻處尤佳亦一詩家傑優非正體也

詩雖細事然古人作詩必期傳後故少陵有老去新詩誰與傳又清詩句句自堪傳將詩不必萬人傳之句韓子蒼亦云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自魏晉唐宋以來及我高麗文士尚然近世文士有志者少不留意於詩況敢期於傳後哉間或有志者以詩文求見正於先生長者羣

聚而誹笑之文章氣習日就卑陋何足恠哉

李大諫仁老題天水寺壁云待客客未到尋僧僧亦無唯餘林外鳥款曲勸提壺古之評詩者以謂詩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予於此詩見之矣且韓昌黎詩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蓋催歸喚起皆鳥名提壺亦鳥名李詩自然有韓法

古人云句法不當重疊如淮海小詞杜鵑聲裏斜陽暮蘇東坡曰此詞高妙但既云斜陽又云暮重疊也李大諫題漁陽詩云槿花低映碧山峯卯酒初酣白玉容舞罷霓裳懽未足一朝雷雨送猪龍此詩亦好但既曰碧山而又曰峯亦未免重疊之病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有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此地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有自誇狀元氣象牧隱云賴有虛名足驚座孟齋門下狀元郎權正齋詩誰知今日觀風使曾是龍門第一人圓鑑國師俗姓魏名元凱登甲科官至樞密出家嘗有詩云誰知鷄足山中老曾是龍頭會上賓老髡亦有自負之語

唐詩幽閨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小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古今以為絕唱曾見高平章坻基寄遠詩錦字裁成寄玉關勸君珍重好加餐封侯自是男兒事不斬樓蘭未擬還唐詩雖好不過形容念夫之深愛夫之篤情意狎昵之私耳高詩句

法不及唐詩遠甚然先之以思念之深信書之勤緒
之以征戍之慎飲食之謹卒勉之以功名事業之盛
無一語及乎燕昵之私隱然有國風之遺意詩可以
工拙論乎哉

古人詩多用佛家語以騁奇氣如陳翰林澤詩水分
天上真身月雲漏江邊本色山李益齋詩此物非他
物前身定後身皆好然王荆公寫真詩云我與丹青
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前
身是後身李詩述半山未若陳之意新而語奇

鄭雪谷聞普濟寺鐘詩金銀佛寺側城闌夜夜鳴鐘
不失晨誰道令人發深省祇能喚起利名人世以謂
佳作然中州集祝太常簡詩寒鷄縮頸未鳴晨已聽

春容入夢頻未必佛徒能警悟祇能喚起利名人鄭
詩摹擬太過

凡詩用事當有來處苟出已意語雖工未免砭者之
譏高麗忠宣王入元朝開萬卷堂學士閣復姚燧趙
子昂皆遊王門一日王占一聯云雞聲恰似門前柳
諸學士問用事來處王默然孟齋李文忠公從傍即
解曰吾東人詩有屋頭初日金雞唱恰似垂楊裊裊
長以雞聲之較比柳條之輕纖我殿下之句用是意
也且韓退之琴詩曰浮雲柳絮無根蒂則古人之於
聲音亦有以柳絮比之者矣滿座稱嘆忠宣詩苟無
孟老之救則幾窘於砭者之鋒矣

陳后主召一隱者問近作何詩答曰有漁父詩云風

兩揭却屋全家醉不知蓋諷主之沉湎後主默然恭
愍王嘗與判事以虎圍棋約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
勝書詩以進曰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蓋諷王養卒禍為子王默然二詩有
譎諫風使二主覺悟易轍安有亡國之禍乎

宋太祖滅蜀召蜀主孟昶花藥夫人費氏使賦詩詩
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
解甲也無一箇是男兒讀此詩凡丈夫之兵敗偷生
屈膝者無面目見於人高麗穆宗時契丹主入興化
鎮執副都揔管李鉉雲賈之鉉雲獻詩曰兩眼已瞻
新月一心何憶舊山川如鉉雲者行若狗彘固不
足論然大丈夫而曾不若一婦人可耻之甚也詩可

易言哉

易言哉

易言哉

東人詩話卷上

東人詩話卷下

高麗光顯以後文士輩出詞賦四六穠纖富麗非後人所及但文辭議論多有可議者當是時程朱輯註不行於東方其論性命義理之奧紕繆抵牾無足怪者蓋性理之學盛於宋自宋而上思孟而下作者非一唯李翱韓愈為近正況東方乎忠烈以後輯註始行學者駸駸入性理之域益齋而下稼亭牧隱圃隱三峯陽村諸先生相繼而作倡明道學文章氣習庶幾近古而詩賦四六亦自有優劣矣

高麗光宗始設科用詞賦睿宗喜文雅日會文士唱和繼而仁明亦尚儒雅忠烈與詞臣唱酬有龍樓集由是俗尚詞賦務為抽對如朴文烈寅亮金文成錄

金文烈富軾鄭諫議知常李大諫仁老李之順奎報
金內翰克己金諫議君綏俞文安升旦金貞甫仁鏡
陳補闕澤林上庠椿崔文清滋金英憲之岱金文貞
丘尤其傑然者也高麗中葉以後事兩宋遼金蒙古
強國屢以文詞見稱得紆國患夫豈詞賦而少之哉
厥後作者各自成家不可枚數矣吾友金順叟嘗語
予曰高麗詩文詞麗氣富而體格生疎近代著述辭
纖氣弱而義理精到孰優予曰豪將悍卒抽戈擁盾
談說仁義腐儒俗士冠冕章甫從容禮法先生何取
順叟大笑

鄭司諫西都詩紫陌春風細雨過輕塵不動柳絲斜
綠窓朱戶笙歌咽盡是梨園弟子家西都繁華氣象

四句盡之後之作者無能闖其藩籬陳補闕薛松都
詩小雨朝來卷細毛浴江初日暈紅濤千門撲地魚
鱗錯雙闕攬天鷺翼高吳苑袂衣晴闌草漢宮仙袂
醉分桃多慙久忝金閨侍與倚清香奉赭袍詞語清
新美麗亦可以並駕齊驅矣

李相國詩輕衫小簾卧風攪夢斷啼鶯三兩聲密葉
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陳司諫薛詩小梅零
落柳嫩垂閑踏清嵐步步遲漁店閉門人語少一江
春雨碧絲絲兩詩清新幻眇閑遠有味品藻韻格如
出一手雖善論者未易伯仲也

益齋山中雪夜詩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夜不鳴
鐘應嗔宿客開門早要看巖前雪壓松能寫出山家

雪夜竒趣讀之令人沉澀生牙頰間崔拙翁嘗曰益
老平生詩法盡在此詩

金英憲之休題義城館樓詩曰聞韶公館後園深中
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飛玉笛
烟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
郎仍按馮聞允可惜為一時膾炙後十年樓火於兵
板隨以亡又後數十年一按部入縣索金詩甚惡邑
人無如之何時縣守吳君迪莊有一女曾與張相國
鑑子庭賀約為婚媾吳携女之任庭賀取他耦吳女
發狂亂語忽詠出金詩邑人錄呈按部按部竒之世
相傳以為鬼物亦愛詩能護惜不失復傳於世予嘗
以為此說荒恠無足信者嘗觀杜詩註有病瘡者誦

少陵子章髑髏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頓
痊又名臣言行錄王榮老之任觀州渡江七日風作
不涉人曰江神極靈舟中必有異物當獻得濟榮老
只有黃虎骨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
獻宣色虎帳皆不驗夜卧念黃魯直草書扇子乃辜
蘇州獨憐幽草間遙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
晚來惡野渡無人舟自橫一絕句也取獻之香火未
收南風吹便帆飽一瞥而濟僧洪覺範曰此必元祐
遷客之鬼不然何嗜詩之深耶然則詩能感鬼神古
人亦已言之予何獨疑於金詩也哉

太白潯陽感秋詩何處聞秋聲青青北窓竹東坡漱
玉亭詩高崑下赤日深谷來悲風能寫即境語印學

士郊秋夜詩草堂秋七月桐雨夜三更歌枕客無寐
隔窓虫有聲其清新雅絕不讓二老

李侍中公遂下第詩曰白日明金殿青雲起草廬那
知廣寒桂尚有一枝餘林西河捧下第詩社第未收
羅隱恨離騷空寄屈平哀又曰科第由來收俊傑公
卿誰肯薦非才其氣象大不同李終得大魁入台衡
林竟不第不露一命詩出肺腑或者天其先誘乎

自古窮人之語皆枯寒瘦淡林西河詩恒飢窮子義
非病老維摩盧先輩永綏詩老妻客寂寞稚子淚飄
零衰鬢千年鶴殘生十月螢李遁村集詩借書勤夜
讀乞米續新炊瘦馬鳴西日羸童背朔風江海無家
客山村有髮僧柳恭齋方善詩腹中麤飯何曾飽身

上單衣苦不溫等句可見憔悴困踣氣象

作詩非難能造情境模寫形容一言而盡此古人所難如李文順北山雜題云欲試山人心入門先醉矣了不見喜愠始覺真高士如此形容雖古人亦未易到

林代言樸侗儻喜立名嘗如元帝欲以德興君代恭愍為王樸曰若從伯王無異婦人背夫誓死不從樸將還德興倩詩樸書其屏曰素本滔滔逐末行泰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甕醉時誰識破吹簫混處謾求榮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范學士素嘆曰不圖千載之下復見忠節之士也樸還恭愍深加眷注物論亦多之樸

後以交結逆賊誅死忠節掃地王安石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終始有誰知嗚呼等死耳使撲死於德興不死逆賊一生終始誰復知者哉

錢起賦省題湘靈鼓瑟落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世以謂夢有神助高麗試題出夏雲多奇峯有生一聯云僧看疑有寺鶴見恨無松雖帶髻雜語亦是警句

崔猗山詩曰漏雲殘照雨絲絲牧隱深味之有膾炙猗山四句詩之句頃見李大諫仁老詩曰薄雲漏日雨中明猗山詩未必非點化也然古人詩有偶同者有因點化而尤工者或讀古人詩已熟徃徃恰得認

為已有者此詩家常事猊山豈竊人詩者哉

前輩詩用子規語多清絕如李執義堅幹詩旅館挑
殘一盞灯使華風味淡於僧隔窓杜宇終宵聽啼在
山花第幾層尹杕候汝衡詩乾坤蕩蕩我無家一夕
挑燈九起嗟誰使遠遊人有耳杜鵑啼血杜鵑花崔
執義元祐詩揖送吾師嶺外行春風一杖野裝輕碧
山杜宇聞何處古寺梨花月政明曹副令係芳詩敲
門宿客直須揮莫使山家奇事知屋角梨花開滿樹
子規來叫月明時四詩皆清絕李尤高妙
孟郊調漂陽尉日往來山水間曹務多廢時人譏之
田獻納濡倅公州有詩云公事如雲鬢欲絲雪晴江
路馬遲遲吏民不識憂民意誤道溪山覓好詩其造

意之妙自然不畔於近民者之責

古之詩人類皆窮苦如孟郊賈島以寒瘦枯淡之詞
為奇警有上舍李吉祥屢舉稱屈嘗作詩曰斑白豈
非為老翁飄飄日用尚孩童驚人只有踈狂語輔世
曾無細小功嗜酒過三杯止渴題詩無一句全工乾
坤容沒德何厚汝自加修慎始終此正自家實錄而
自然有不遇輒軻之氣象真郊島之流乎

牧隱貞觀吟豪健快壯其一聯曰謂是囊中一物耳
邦知玄花落白羽玄花言其目白羽言其箭世傳唐
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箭中其目而還考唐書通鑑
皆不載此事雖有之當時史官必為中國諱無怪乎
其不書也但金富軾三國史亦不載未知牧老何從

得此

牧隱初入元朝文士稍輕之嘲曰持杯入海知多海
牧隱應聲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朝者更不續嘗謁歐
陽學士玄得印可牧老晚有詩云衣鉢當從海外傳
圭齋一語尚琅然邇來物價皆翔貴獨我文章不直
錢蓋嘆晚節之蹭蹬也

論者謂牧隱酷似東坡間有發越處或過之有問陽
村權先生者先生笑曰子歸讀東坡前後赤壁賦牧
隱觀魚臺賦自當知之矣予謂古人以蘇老前後赤
壁賦為一洗萬古則非後人所可議擬也

復齋韓文節公宗愈晚居漢陽筆林村墅黃冠野服
扁舟短棹日往來楮子島有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

東人言言一
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
沙。杏村李文貞公嵩再入台鼎。晚年乞骸。與息影菴
禪老為方外交。扁舟往還。至輒忘返。嘗有詩曰。浮世
功名是政丞。小窓閑味即山僧。箇中亦有風流處。一
朶梅花照佛燈。兩公風流高致同出一揆。兩詩亦清
絕。可愛。雖曰詩中有畫。亦可也。

客有問魯典書嶼順興樓詩。寒推岳色。僧扃戶。冷踏
溪聲。客上樓。許平章伯扞城樓詩。五更曉色。先虛閣
一葉秋聲。滿小樓。孰優予曰。魯詩大巧而反拙。許詩
似俗而大奇。鄭政堂思道高住寺詩。坐久夕陰生。邃
壑吟來霜葉滿。虛樓亦可伯仲二老矣。客又問陶隱
嶺南樓詩。押烟字。秋深官道映紅樹。日暮漁村生白

烟浩亭河文忠公崙云十里桑麻深雨露一區山水
老雲烟孰優予曰陶固雅絕得詩家法終不若河之
深遠有宰相氣象

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
松遊贈寇萊公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
神仙勸之使退也當麗李國勢岌岌有僧贈圃隱鄭
文忠公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
流涕曰嗚呼其晚也其晚也

予嘗愛鄭圓齋公權讀中宗紀詩由來哲婦敗嘉謨
詰謂無言幾文夫地下若逢韋處士帝心還愧點壽
無語雖用唐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不宜重問後庭花
之句點化自妙真得換骨法

老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六五帝四三王之語金夕罔送僧詩道已雙支遁詩能兩善權摹擬大過真所謂屋上架屋也牧隱詩處身雙墨老知命一彭殤以一對雙亦奇何害其用古意也

陽村權文忠公詩溫醇典嚴洪武年間被徵入朝高皇帝命題賦詩二十四篇皆操紙立就詞理精到不加點綴其賦并韓云紛紛蠻觸戰擾擾并辰韓帝悅之其賦大同江云霈然入海朝宗意政似吾王事大誠帝曰人臣之言當如是大加寵異或問於浩亭河公曰陶隱詩文刻意鍊琢精深雅高陽村詩文平淡溫厚成於自然畢竟陶優於陽乎浩亭曰陶之鍊琢陽為之有裕陽之天機陶終不能及也且應制詩二

十四篇陽村為之而陶隱必不能也

李侍中戲用三角山文殊寺詩還他駕鶴揚州天添
却騎驢華山籍蓋三角山在揚州亦有華峯用事精
切李侍中需普門寺詩殿閣盡吞十世界樓臺直掛
一虛空氣象廣豁趙文景永仁安和寺詩前泉通漢
竊應路後岳支天紀不憂詞語險鮮然亦奇健可尚
金元帥得培塿正紅冠功蓋一國未及凱還為賊臣
金鏞所害鄭圃隱祭詩曰君是儒生合討文柰何提
劍將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能叙
盡一時悲悼之懷古人云長謫之哀過於痛哭信哉
唐僧靈輟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足
以愧萬古貪功名利祿者之面目元政堂松壽詩少

日心期未老閑官遊容易損朱顏君恩報了方歸去
吾眼無由見碧山雖無惡流勇退之相而能寫盡欲
歸未歸之志曲盡無餘真警語也崔拙翁詩桃花籬
落映清渠門外荒田二頃餘每過村家心語口無官
不去竟何如此老平生有雅操功名蹭蹬無意於世
而亦不能去況不及拙翁者乎尹祗候汝衡詩竹外
梅花雪裏開夜深明月上樓臺此間著我詩應妙閑
跨驢兒歸去來李正言晟詩藥砌青春嫌我老竹溪
明月誘吾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湖南匹馬行二
老風流高致深足可尚。

李正言存吾平生慷慨不羣其論逆眈一疏文章氣
節直與日月爭光為詩亦豪邁絕倫其送胡奉使還

台州詩云南省卽官聘我邦風流瀟灑已心降主人
寵迫彤弓一門客知深白壁雙禹貢山河猶戰伐箕
封風俗自淳龐秋風不識留君意直送飛鯨到浙江
又送李副令使浙江詩云天地紛爭問幾回南朝往
事不勝哀君歸應過岳王墓爲我丁寧酌一杯讀其
詩其氣象可知

趙文忠公浚邀座主李文靖公開筵簪纓滿座時方
小雨桃花亂落獨谷成文景公石磷先成賀詩一絕
云得士方知座主賢侍中獻書侍中前天教好兩留
佳客風送飛花落舞筵滿座閣筆家君昌寧府院君
汝完盛怒曰文章當自損示屈於人誇才眩能取禍
之道也深譴之獨谷悔謝

栗亭尹文貞公澤退居錦州壽八十餘寄黃檜品詩
少年花下醉沉香立進清平光燄長潦倒如今看武
庫唯餘紫電與清霜語意襟懷雄麗獨谷訪騎牛李
文節公行不遇有詩云德彝不見太平年八十逢春
更謝天桃李滿城香雨過謫仙何處酒家眠詞語豪
宕俊逸可想二老襟度

牧隱詩屬對工緻如天只對日諸黃嬭對玄夫黃甲
對白丁地忍對天然黃間對白下又如歸來書甲子
憔悴降庚寅子雲殊寂寞伯始自中庸憂時如杞國
請始自燕臺江山徵媚嫵風月愈踈狂等語用事精
切

古人謂子美夔州以後詩尤好蓋愈老愈奇也評者

謂牧隱晚年之作不如少時僧竹澗曰牧老少遊中原與文人才士頡頏爭雄為詩文一字一句法度森嚴無愧於古之作者晚年所作汎濫縱橫有不經意處此老才高一世傲睨東方謂無人具眼者敢如是竹澗緇流之傑然者也

稼亭牧隱父子相繼中皇元制科文章動天下今二集盛行於世牧隱之於稼亭猶子美之於審言子瞻子由之於老泉自有家法評者曰牧隱之詩雄豪雅健天分絕倫非學可到稼亭之詩精深平淡優游不迫格律精嚴自有優劣具眼者辨之

吳諫議洵工於絕句題茂陵客館云脩竹家家翡翠啼雨催寒食水生溪蒼苔卜草官橋路怕見殘紅入

馬蹄上辛草亭詩漢江南畔釣魚翁來入紅塵謁相
公欲去欲留心未決滿庭黃葉又秋風又賦春江云
春江無際暝烟沉獨把漁竿坐夜深餌下纖鱗知幾
箇十年空負釣鰲心令人咀嚼漸入佳境恨不見其
長篇大作也

桐軒尹狀元紹宗平生骯髒有奇節嘗為諫官草疏
請黜倖臣金興慶寵官金斯幸同舍覺之希興慶旨
劾公他事不上疏公有詩曰孤身野服謁天門天語
溫溫授正言更把何心謀性命重懷古義誓乾坤未
將社稷安危計大負君王擢拔恩千載不欺皇上帝
陳湯劉向二忠魂詩意謂漢王鳳以陳湯為從事劉
向與湯友善謂湯曰今外戚日盛必危劉氏吾而不

言孰當言者遂上疏極諫蓋湯既為鳳所信任若不為漢計洩言鳳則必先去向矣向之封事安得上乎今嘆同舍之不然也

李侍中藏用詩萬事唯宜一笑休蒼蒼在上豈容求但知吾道如何耳不用斜陽獨倚樓末句深遠有味杜甫詩曰行藏獨倚樓趙子昂詩曰斜陽雖好自生愁

宋王沂公曾微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有早梅詩雪中未知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次第安排當作大魁登崇廊後果然金學士黃元作詩好使夕陽字金學士富儀以為晚登要路之識李陶隱登崧山詩有飛上危巔一瞬間之句論者以謂有躁進

之氣果不大施益齋登鵠嶺詩徐行終亦到山頭論者以謂從容寬緩有遠大氣象果能年踰八袞輔相五朝功名富貴終始雙全詩者心之發氣之充古人以謂讀其詩可以知其人信哉

予嘗問泰齋先生集句難易先生曰難而易易而難曰何謂也曰集句荆公所難近世林祭酒惟正崔先生執鈞少張之觀其所集似是平日依韻接詩諸子百家靡不蒐獵區分類別以待其用耳我國家文籍鮮少百家諸子之行有數而林崔所集多有不見不聞之人此甚可疑且林崔既能集句何無自作一篇流傳於世膾炙人口乎是又可疑此不亦難而易易而難乎予頃見崔先生所著古律數十篇無一句可

傳於後所謂見面不如聞聲者也

予嘗愛翁施龍鑒湖詩云昨年曾過賀家湖今日烟
波太半無惟有一天秋夜月不隨田畝入官租此言
鑑湖亦屬官府徵租所不及者唯月色耳鄭郊隱題
茂豐縣詩立錐地盡八侯家唯有溪山屬縣多童稚
不知軍國事穿雲互答採樵謠此言豪強兼并貧者
無立錐之地所不兼并者溪山而已與翁詩意同頗
含譏諷培克貪黷者可以少省矣

裴晉公方盛賈浪仙題亭壁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
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人始知
雖時議薄之而頗含譏諷近有勲臣第宅窮奢一朝
譴謫嗣子又不肖不克堂構第宅彫謝門庭間寂有

客題門壁云甲第連雲費幾金經營渾是百年心可
憐一謫南荒去庭院無人草自深接實直書丁寧諷
諭可為峻字雕牆者之戒

予嘗愛東坡文順詩披襟快得風來北隱几從教日向
西言順字穩以為佳對後見韓子蒼詩曰朝辭杞國
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李詩使字與子蒼甚相似
雖謂之暗合可也謂之點化亦可也

古之詩人托物取況語多精切如東坡詠海棠云朱
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以婦人譬花也山
谷詠荼蘼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以
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詠黑豆云白眼似嫌憎俗意
漆身還有報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

不讓二老

范希文贈釣者詩江上往來人盡愛鮪魚羹君看一
葉舟出沒風濤裏金居士克已賦漁翁詩天翁尚不
賞漁翁故遣江湖少順風人世險巇君莫笑自家還
在惡流中語意深遠末句尤妙道希文所不道蔡蒙
齋粹然詩曰世間無地不風波即此意

文丞相天祥重九詩老來憂患易悽涼說道悲秋更
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陽高麗毅宗
朝金尚書韋尹重九有詩云輦下風塵起殺人如亂
麻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蓋庚癸之亂無可奈何
然白酒黃花聊復自寬則金老憂世之情猶或可言
丞相值宋室陽九之厄又逢九九世事已去雖有白

酒又何暇自慰哉其言休說重陽慷慨憂憤之辭甚
於金老惜哉

趙文忠公浚相業經綸者不經意於詩為詩橫放傑
出有大人君子之氣象題安州百祥樓詩薩水湯湯
漾碧虛隋兵百萬化為魚至今留得漁樵話未滿征
夫一哂餘蓋有譏隋唐之意造語奇特大明奉使祝
孟獻次韻曰隋兵再舉豈成虛此地應為涸轍魚不
見當時唐李薛直揮征節到扶餘蓋反趙意有抑東
方之氣象

詩者小技然或有關於世教君子宜有所取之李存
吾正言忤逆貶貶長沙詩狂妄真堪棄海邊聖恩天
大賜歸田草廬隨意生涯足一片丹心倍昔年陳補

闕理言事落職將赴沃川詩欲知民水載君舟要盡
忠誠誠逸遊諫院未能陳藥石長沙見謫不須愁無
孤臣怨謫之辭有警戒規箴之意吳諫議洵觀稼亭
詩春耕易耨夏多熟秋斂未盡冬已寒安得茲亭移
輦道君王一見此艱難有陳誠稼穡艱難之意崔拙
翁兩荷詩胡椒三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終
日量明珠有譏諫不廉之意辛政堂歲木橋詩斫斷
長株跨一灘瀟湘飛雪帶驚瀾須臾步步臨深意移
向功名宦路者有自警之辭李縣監邦戒子詩云朔
風號怒雪飄揚念爾飢寒感嘆長色必敗身須戒慎
言能害已更商量狂荒結友終無益驕慢輕人反有
傷萬事不求忘孝外一朝名譽達吾王有父子勸誠

之意是鳥可以小技而少之哉

鄭郊隱守一善郡春日西郊詩衙罷乘閒出郭西僧
殘寺古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
雅麗清便雖置之唐詩亦無愧

延祐間一齋擁侍中益齋李侍中同登南州多景樓
益齋曰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鳳凰臺次李白詩韻
功父詩名由是大播今吾二人雖才非王郭同遊勝
地不可無詩一齋欣然各用古韻賦一篇益齋詩揚
子津南古潤州幾番歡笑幾番愁佞臣謀國魚貪餌
黠吏憂民鳥養羞風鐸夜喧潮入浦烟蓑暝立雨侵
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閉望天涯范蠡舟一齋詩北固
登臨望潤州一樽難洗古今愁浪奔江勢猶含怒

破山頽尚帶羞淮海風烟連古壘金焦鐘鼓殷岑樓
憑誰與問興亡事唯有沙鷗近紫舟洪武年間鄭圃
隱入朝又登多景樓有詩欲展胸中氣浩然須來甘
露寺樓前堯城盡角斜陽裏瓜浦歸帆細雨邊古鏤
尚留梁日月高臺直壓楚山川登臨半日逢僧話忘
却東韓路八千春亭卞先生嘗曰圃老豪邁峻壯橫
放傑出氣象緊於是詩見之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無人能對荆公對以鳥
鳴山更幽遂為警聯牧隱祖其意作七言一聯云風
定餘花猶自落雲彩小雨未全晴雖半山老手亦當
縮袖春亭詩風定柳絲垂亦佳

成齋堂題子陵臺詩節義功名撓不輕南宮圖像煥

丹青如何只畫風雲將不畫桐江一客星此後之詩
人為光武一大高論處正是雲臺爭似釣臺高之意
白司成文節詠光武詩百戰車中講六經八珍案上
憶羹亭雲臺滿壁丹青濕七里灘頭訪客星此讀光
武物色嚴光待以故人崇尚節義之美古之詩人立
意措詞雖不同要皆各臻其極歸之於正而已

古人用事有直用其事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直用其
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非材料卓越者自不能
到崔拙翁太公釣周詩當年把釣釣無鉤意不求魚
況釣周終遇文王真偶爾此言吾為古人羞蓋發明
釣周非太公之本心能反古人意自出機軸格高律
新

客有評泰齋詩者曰陶隱寄名齋金九客詩北望山
川阻南來日月多泰齋寄金教授久問詩南來日月
同春夢北望山川隔暮烟全犯陶隱詩不諱何耶予
曰子以謂泰齋之於王維孰優王維唐賢之傑然者
也然喜用古語如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本李嘉
祐詩也維加漠漠陰陰四字評者以謂王維為嘉祐
點化精彩百倍今泰齋詩未必不為陶隱點化也客
大笑

王密直伯詩村家昨夜雨濛濛竹外拋花忽放紅醉
裏不知雙鬢雪折梅驚夢立東風詞語玲瓏氣象舒
閑東坡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山老狂黠亦妙
古之閨秀如蔡文姬婕妤薛濤之輩其詞藻工麗可

與文士頡頏崇寧間娼家周氏贈夫壻陳筑詩夢和
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
花枝上鷓鴣啼又春晴詩瞥然飛過誰家燕鷦地飛
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其辭
氣婉順真女子之詩也吾東方絕無女子學問之事
雖有英資止治紡績而已是以婦人之詩罕傳有士
族鄭氏其弟兄有學者鄭從僑竊學頗能詩一日杜
鵑花盛開良人請賦詩鄭立就云昨夜春風入洞房
一。張雲錦爛紅芳此花開處聞啼鳥一詠幽姿一斷
腸雖號能詩者復豈能過苟有所教詞藻之義豈止
是耶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宜易云主中饋貞吉
不必休其蚕織煩事詩書况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

風吾東方女子不學之俗安知反有益耶

林西河椿樽遊到望山州倅送名妓薦枕及晚逃歸
明朝徑赴筵席林有詩曰紅粧侍曉帖金鈿為被催
呼上綺筵不怕長官嚴號令謾嗔行客惡日絃弄婁
未作吹簫伴奔月還為竊藥仙寄語青雲賢學士仁
心不用示蒲鞭近有韓斯文卷奉使到平壤妓有勝
小蠻者色藝俱絕韓頗屬意州官令蠻薦枕蠻有他
狎客怒韓醜老背灯而坐俄而遁去韓作詩云平壤
佳兒勝小蠻年纔二八玉容顏縱然未遂鴛鴦夢却
勝高唐夢裏看比之林詩不及遠甚然亦可資梨園
捧腹

辛政堂歲按關東秋滿將還別江陵妓小蓮香詩到

老方知離別難忍看雙淚濕紅顏白沙汀畔斜陽路
琴與人歸我獨還鄭雪谷誦梁州客館別情人詩五
更燈影照殘粧欲話別離先斷腸落月半庭推戶出
杏花疎影滿衣裳鄭詩尤清絕能寫出一時情境

禪林詩其氣象不同然談論禪旨隱然於言意之表
者蓋真宋僧洪覺範有一聯云夜久雪猿啼岳頂夢
回清月上梅花蓋言聲色俱空之妙二峯兩上人有一
聯云檜老千年色鍾寒半夜聲時輩不甚重之陶
隱李先主獨愛之曰此謂釋氏法案聲色俱空也
自古詩人喜相傾軋春亭嘗有於一聯云虛白連天
江郡曉暗黃浮地柳堤春謂有神助金直殿久問曰
予亦嘗得句淡白流青溪映草嬌黃漾綠柳韉烟風

引淡烟遮碧柳雲拖清雨折紅渠何如所得春亭默
然金嘗為僧春亭戲之曰賈島文章張子學蓋島本
為僧而橫渠晚逃佛老也金深銜之後春亭挽太
宗詞曰草合樂天亭下路雲橫豐壤澗邊樓金大笑
曰非挽詩乃亡國詩也春亭不悅金遂不大用

自古詩人好尚不同宋治平中沈括呂惠卿王存李
常同在館下評詩沈曰退之之詩乃押韻之文格不
近詩呂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
者王存是沈李常是呂四人相詰不決居正常在鑾
坡以黃文獻公潛胡祭酒儼二詩示金華崖守溫曰
孰優金曰胡優又以益齋春亭二詩示曰孰優金曰
春亭優又以牧隱雙梅二詩示曰孰優金曰雙梅優

每問皆逆吾心吾笑曰胡之於黃猶宋詩之於唐也
孟齋入元朝與閻復姚燧趙子昂諸學士比肩切磋
名動天下牧隱中制科圭齋學士有傳鉢之語非春
亭雙梅二子得嘗一嚮况軼而過之耶何子之取捨
落落如是率崖撫吾背大笑曰子非魚焉知魚乎

朴生致安早有詩聲屢舉不中居常怏怏薄遊寧海
郡聞老妓月下彈琴聲甚懷咽有詩云七寶房中謠
舞時那知白髮老荒陬無金可買長門賦有夢空傳
錦字詩珠淚幾霑吳練袖薰香猶襲越羅衣夜深窓
月絃聲苦只恨平生無子期語意雄深真傑作也鄭
圓齋老妓詩寒燈孤枕淚無窮錦帳銀屏昨夢中以
色事人終見棄莫將紈扇怨西風前輩稱為精麗然

賞遊生一頭地

晏元獻公過維揚大明寺召王琪同遊池上時春晚
有落花晏有句云無可柰何花落去王應聲曰似曾
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薦館職遂躋侍從鄭郊隱早
春與諸耆英會城南聯句同里子弟多在座郊隱先
唱云眠牛壟上草初綠杜生致安屬對曰啼鳥技頭
花政紅滿座稱賞詩名自此大振然終蹇躓不需一
命不能如元獻之吹薦可恨也已

予嘗讀李相國長篇豪健峻壯凌厲振蹕如以赤手
搏虎豹拏龍蛇可恠可愕然有麗猛處牧隱長篇變
化闐闐縱橫古今如江漢滔滔波瀾自濶奇怪畢呈
然喜用俗語學詩者學牧隱不得其失也流於鄙野

學相國不得其失也如捕風繫影無著落處近世學詩者例喜法二李不學唐宋古人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救

予嘗愛晚翠亭趙先生頌詠松詩日斜雲影移高閣風動潮聲在半岡後得宋僧詠老松詩雲影亂鋪地濤聲爽在空趙詩其祖宋僧乎趙先生嘗詠秋獲詩有磨鑪似新月之句語予曰韓退之詩云新月似磨鑪吾用此語而反其意此謂翻案法學詩者不可不知已

國初梨園妓雪梅善唱樂詞趙文忠公浚初入相諸國老談讌西郊以賀酒未半命名文忠赴闕諸國老共進一爵令梅唱樂詞乃唱西園未罷看花會又被

宣招宴上陽之詞一坐嘉嘆河文忠公崙巡察西鄙
設帳都門外簪纓滿座又唱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
陽關無故人之詞一座稱譽庚辰年間世廟巡幸
西道監司曹公孝明求予樂詞以予才拙不能塞命
但書李平章之氏大同江水瑠璃碧長樂宮花錦繡
紅玉輦一遊非好事太平風月與民同之詞示之昌
寧喜曰李平章先得我心於千百載之上矣

驪興清心樓古今題詠者多辛巳日本東征天使詩
云江清徹見水中水樓迥可觀山外山世稱美句以
予謏見山外山意好其曰水中水則前輩無此等語
語頗牽強故隱云掃水功高烏巖石浮天勢大龍門
山語峻壯柳巷云山中苦別懶殘子郡裏來逢元次

山語典實日本釋梵吟云清磬月高知遠寺長林雲
盡辨遙山語清絕圖隱鄭文忠公一絕云烟雨空濛
滿一江樓中宿客夜聞窓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
波白鳥雙河東鄭相國常云諸詩固好終不若此詩
閑遠有味

朴惠肅信少有時譽按江原愛江陵妓紅粧情頗珍
重秩滿將還府尹趙石欄云化註云粧已仙去朴悼
念思想頗不自聊府有鏡浦臺形勝為關東第一尹
邀廉使出遊密令紅粧靚飾艷服別具畫舫選一老
官人鬚眉皓白衣冠褒偉狀類處容者載紅粧又揭
彩額題詩其上曰新羅聖代老安詳千載風流尚未
忘聞說使華遊鏡浦蘭舟不忍載紅粧徐徐擊楫入

浦口徘徊洲渚間，綵管清圓如在空中。尹語廉使曰：此地有古仙遺跡，山頂有茶竈，距此數十里，有寒松亭，亭亦有四仙碑。至今仙曹神侶往來其間，花朝月夕，人或見之，但可望不可近也。朴曰：山川如此，風景殊異，適無情況，涕淚盈睫，俄而舟行順風，一瞥直前。老人艤舫相掉，形貌詭奇，舫中紅妓，諳舞綽約，蹁跹朴駭愕曰：必神仙中人，熟視乃紅粧也。一座抵掌大笑，極懽而罷。後朴寄關東詩曰：少年持節按關東，鏡浦清遊入夢中。臺下蘭舟思又泛，却嫌紅粉笑衰翁。夜半鍾之語，起於張緒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舫之句，近有崔司成脩題驪州清心樓云：甃寺鍾聲半夜鳴。廣陵歸客夢初驚，名教張繼曾過此，不

獨寒山檀後名予嘗與一二文士與詩僧會坐清心樓讀崔詩曰古人貶張繼詩云僧家無夜半之鍾崔詩亦踵其失何耶有一僧奮然曰自古文士不識僧家之事今設齋之寺徹夜擊小鍾何但夜半而已乎

兩座大笑

權止齋跽閱判事厚生崔弼善文孫弟孝孫讀書祿川道安寺澄上人方丈四人相繼中科止齋寄澄師詩云故人猶著舊麻衣曾笑龍門約已違三聖山靈應自慶四枝丹桂映朝暉蓋用呂丞相蒙正故事呂少與三人

讀書龍門山相善曰不作水元不復舉呂擢狀元其一擢甲科其一落第遂不復舉

後呂致仕還鄉寄詩曰故人猶著舊麻衣

金政堂得培題金海客館云來管盆城二十春當時

父老半成塵自從書記為元帥屈指如予有幾人田
政堂祿生題合浦云此地來遊僅十春豈圖來鎮有
今辰壁間拙字知予否曾是當年下筆人兩公皆文
章鉅手兼總戎兵其橫槊哦詩氣象大異於雕篆酸
寒者之所為也鄭學士地早拔節鉞題錦江樓舩云
隋家賀若弼晉室祖將軍杖劍過江水歸來誓掃雲
其詞語豪壯傑特大丈夫之立語固不當如是乎

予嘗愛蘇東坡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
民如兒吏如奴近有文士典南州者餞席有主家姆
抱小兒者金節齋忘其諱贈詩曰襁褓孩兒骨格奇
平生莫恨子生遲愛情必是終無已南去臨民念在
茲其超邁如此

凡詩無意而作或有時而識若先自識不可也上舍
崔倬卓犖不羣嘗作詩云春軒之後菊軒翁壽到稀
年兩頰紅一事只應方寸愧謾將擣搥位三公或問
曰是何詩曰我享壽七十位至三公當如是作元日
訪河壯元緯地詩云金輪洞口昔同遊屈指如今二
十秋今日訪君應有意欲將詩句換龍頭仍語人曰
此倬他日狀元之識聞者笑之倬竟不第不得一級
早歿詩可先意於識乎李領僉公遂落第詩那知廣
寒桂尚有一枝餘後果大魁金貞肅仁鏡謫守尚州
詩何時鈴閣登黃閣太守行為宰相行後入廊廟詩
竟有識是出於偶然耳安有詩先自識如倬者乎

丁謂詩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耶此人終不忠王安石
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得意無南北論者以
謂有叛相近有儒士姓李者嘗在遷謫押驪興清心
樓山字韻云龍馭已飛鼎湖水子陵高卧富春山時
文廟上賓李以光武故人子陵自此且對龍馭見者
知其有逆心未幾果誅

丙戌登俊試金華崖宇溫為狀元姜晉山希孟為榜
眼居正忝為探花嘗寄晉山詩云登俊科中榜眼賢
黑頭勲業照凌烟探花三月嗟遲晚最好芳菲二月
天盖用金貞肅仁鏡故事高麗明王時仁鏡以詞賦
自負常擬龍頭金諫議君綏擢狀元貞肅居亞元位
至卿相尚怏怏甥皇甫狀元瓘家設龍頭會寄詩云

聞道君家宴貴賓桂林渾是一枝春欲叅高會慙非
分却恨當年第二人金諫議次韻莫將金榜較嘉賓
八律花枝次第春正月尚寒三月暖芳菲二月最宜
人蓋以正月北狀頭二月亞元三月探花也

金翰林係熙以親老休官歸金海郡集賢諸學士詩
以送之崔文靖恒詩曰銀海幾寒金海望青雲難奪
白雲思語奇巧李修撰永瑞詩曰金榜玉堂早策勲
平看脚底起青雲離親仕宦知多少江上秋風獨送
君後句言遠而意深離親仕宦者知小愧矣

關東佳麗甲天下且政簡民醇無案牘之勞自古按
使節者往往以風流自娛咸東原傳霖與情人別方
林驛臨歧有戀戀之懷班馬踟躕道傍有石題曰汝

石何時石吾人今世人不知離別苦獨立幾經春金
陽若齋詩曰瀟灑江山共我清樓臺到處管絃聲若
非細馬馱紅粉誰謂三韓更太平近有攬轡者秩滿
將還與情人泣別於竹西樓或有詩曰細馬馱紅傳
鉢在莫嫌司馬濕青衫

朴賛成忠佐遊昇平郡與妓碧玉有情好按節重遊
玉已仙矣朴作悼詩云九十浦口潮欲生碧松紅樹
去年程如今謾擁旌旗過樓上無人望此行正統丁
巳吉昌權相挈上黨韓相明澮金海李公文炯數十
同志遊西原妓一枝紅吉昌所情鍾銀臺月金海意
中人也越數載吉昌金海重遊西原一枝紅已仙矣
金海述吉昌意題一絕云憶昔來遊戊午年一枝紅

艷惱儒仙今日重遊還有心可憐孤塚隔寒烟又十
九年金海以左承旨乘傳歷西原銀臺月尚無恙隻
雞斗酒來叙慙慙極懽而罷吉昌時為相聞金海之
言見剛中說不置又語及剛中少時事剛中少與西
原妓鳳凰池相別于州址栗峯驛樓下小池荷花盛
開少年落魄不覺顛倒後七年重到西原奔月已兩
年矣遂題一絕于驛樓云隴麥初胎梅已仁江南行
客動傷神小塘依舊荷花淨不見當時勸酒人吉昌
笑曰西原本佳麗之地今金海馳傳八州觀者攔街
榮耀極矣吾與子雖到西原正如詩之所恨欲如金
海得耶昔人有謾擁旌旗樓上無人之句正吾與子
之謂矣相與抵掌大笑

東人詩話下

四佳徐先生東人詩活屢經兵燹存
者無幾俱終泯沒重刊以壽其傳第
恨原本多有舛舛或問或以產所聞
見者頗加抹改而蒙學淺識未盡釐正
姑竢後之君子云

崇禎己卯陽月下泮廣陵後人李必榮識

慶州府重刊

看竹多忘主人元月也

手携手引蘿上碧峯一簾

高卧白雲中
界如將界外眼

云出林多識以名空山客

一介

長
監
西
考
有
花
受

利

收米二百六石四斗八升六合五勺同年灾傷贖米二石等已上

同尺文粘連上使事牒報回送內考還為在果濟用監納丙戌條去核
七斤丁亥四月二十九日納尺是如已為填井為有去已今又納尺上使
所前考還尺文上使以為相考填井之地向事回送是置有亦相
美前日考還綿花七斤尺文段丙戌條尚衣院納去核綿花乙丁
十九日納上尺文丁亥六月二十日上使考還為有遣今此尺文則濟用
尺文是在果前日考還尺文乙依分付更良粘連上使為問乎事是
行牒呈伏請

照驗施行頂至牒呈者

力

